

元豐類藁

十一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
 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
 蜜紙竹箭材葦之貨葦一作草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
 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
 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

三五

分寧縣志

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其然
 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
 語以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
 動視聽甚者晝刻金木為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
 庭下變偽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扑徙死交迹一無一本
 字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
 如是漸涵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
 治教使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一作固不知
 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
 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庾序列兩旁浮圖



所用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
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
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
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其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
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
眎邑人者必道常乎此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
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
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
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
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
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仙都觀三門記

以石本校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
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
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
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
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
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仙都觀世傳麻姑於此
仙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繇絕嶺而上至其處
其墜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

早所不能災予嘗視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
徒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何安一作有
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
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畢相
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
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畢里人也不能辭噫為
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
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予文
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秃秃記

秃秃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
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
齊賞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
暮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為若出杜氏祝髮
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倡陳氏又納之代受
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
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
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
受租米趨歸梓挽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也何敢爾
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

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
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
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
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搯其咽不死陳氏從旁引
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鄧
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
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
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
知狀者小吏熊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留
州者皆是惟殺秃秃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遂以
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塋爲
壙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
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
相禍也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
其事納之壙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
一無忌言二十九日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
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
大夫勞於謀議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

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徃徃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筆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以觀耳新乎其所以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

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爲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爲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舍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庠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爲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爲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寞爲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爲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爲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旣又自大其治所爲重

門步廊門之上爲樓斂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爲羣
吏之舍眎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湏各以序爲廳
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
于寢廬揔爲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揔爲日
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
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
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
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
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

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爲之
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
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定可一本作可

定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

遊昔之疵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
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
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惟其興利除敝可法也而其
變因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
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
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

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一本無得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以有警也某月日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學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慶曆八年九月

十二日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

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朞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攬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旣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

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宜黃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一作德出兵授

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一作戒以勉

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

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天一本作夫字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

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樓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揔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
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
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
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
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
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
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
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
羶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

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
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
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
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

一本有太夫人所志與夫七字

弟昏妹嫁

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
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
序蓋其一二之掬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為身
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
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糲飯芑菟之美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一本再有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南軒記

得鄰之蒔地蕃之樹竹木灌蔬一本作蔬於其間結茅以

自休翬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

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閒隱奧吾性所最

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

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

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

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

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

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

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
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
託遠山鑿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
官樂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
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
歲月備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
地萬物大小之際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
亡之致罔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
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
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
之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
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
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
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
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
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
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壁間蚤夜
覽觀焉以自進也

金山寺水陸堂記

慶曆八年潤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來治寺

事某月擇山之陽元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爲水陸堂積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游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據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濱吳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椽摩棟揭環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顧慕者豈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嘗得與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樂焉至于今未久也則聞夫山之穹堂奧殿瓌傑之觀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從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動

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時而後人不能更興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年委弃鬱塞而不得振行於天下者吾之道是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之廢者豈足憂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爲士因以求予記堂之始故爲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于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關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并心一

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

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爲是邦施用素學以修其政旣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爲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爲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堯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弃冠環帶裘不撫耒耨耒耨機盜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

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氏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往往嘖呻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莖一作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

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堯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湍之房布列兩序廡圍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遘爲尉之三月庀其西一作垣爲射

亭旣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

川請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

望予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

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

其貴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

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

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

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間暇

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
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
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
奮則彊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
尉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
旗旄鐺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
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
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
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
晨夜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

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
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
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
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
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
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
冕搢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
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
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斯謂
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弃委於榛藂萋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元爽一本有竊以橫檻覆以高甍八字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

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曖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

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
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
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
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
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
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
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大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太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
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
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
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
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
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
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
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

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
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
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
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
以感人况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
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
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
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

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
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
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
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
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
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
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
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
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
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

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屬余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

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齋其心也虛其
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齋其心者由乎中庸所
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
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
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
可謂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余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
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

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
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
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留日月之變與夫
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
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
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
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
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
而發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
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

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己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零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乎在己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一作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余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余而叙以書曰武陵之

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菱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之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鴈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此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

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為觀游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

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芟而嬉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

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游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丑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

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
取予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
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
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
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
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
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
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

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
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
得之行多此習俗一作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
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
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
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
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
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
有甚一有者字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
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

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
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
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
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
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
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
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
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禧相州之東南得亢
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
至於庖湍庫廡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

月之望旣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
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
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
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
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
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
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
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

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
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
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
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
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
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蓄變之後以興壞起
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
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于
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
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

四

類案十八

十七

宋公道

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
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
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
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
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工其竹葺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
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
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作始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
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菑

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
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
與鄭之火菑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
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
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
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
也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
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

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廼爲其文曰蓋廣德
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
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
便利歷世乂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
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
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閤隘庠樓觀弗
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
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
員外郎知制誥錢公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
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

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
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
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嶺岨
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
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
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器
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觀聽莫不悅喜推美誦勤
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
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集卷第十八



